



龜山先生集卷第九

書一

見明道先生書

其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厲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救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息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

已墜之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
辟由之嗛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
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
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
自秦漢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智之士見於其時不
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稱於世者槩以聖人中道
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
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
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詖行不作於下
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

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並起是非紛錯無所考
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縱橫曲折眩然莫知
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
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
歟其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
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比以調官至京
師於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
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也遠矣尚或誦其
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又况親逢其
人哉其往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

生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掃於門下則
千萬幸甚

寄明道先生書

自奔走南歸不聞誨言久矣所居窮僻賢士大夫不
至其境每學有所疑則中懷罔然思所以考正徒北
嚮瞻望而已附語者以其視聽不用耳目故能傳死
者之事有人所不知者既已聞命矣然其所以能視
聽不用耳目則未聞其說古者冠婚喪祭必筮之吉
然後行事則古之人其動作未嘗不擇日也其旨安
在春秋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諸儒之論紛

然莫知所從左氏謂隱公爲攝以經考之則隱非攝
明矣然三傳皆謂有讓桓之志其果何也先王之時
諸侯疑無相盟之事然考之周官司盟之職曰掌盟
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覲禮朝
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王
府共珠盤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殺之釡牛耳桃
芻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則諸侯相盟
禮所有也不識二禮之說果可以爲據耶抑亦附會
之說耶春秋之凡書盟者又何謂也秋七月天王使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以傳考之則仲子者惠公

之妾桓公之母也後之說者皆以爲惠公之母其曰
惠公仲子者以別惠公之母耳其不同若此何也春
秋之學不傳久矣每以不得從容左右親受指誨爲
恨鄙心所疑非止一二但未敢縷陳恐煩聽覽耳惟
先生不以愚鄙見棄一一見教幸甚

二

某嘗欲治春秋讀之數卷淺識未能窺其門戶遠去
師席疑無質問中欲輟之又惜其初心之勤倦倦不
能自己誦習之餘每妄有所臆然未知聖人之旨果
可以如此求否謹錄之以質諸左右倘因暇時一賜

觀覽正其非謬以開導之幸甚矣隱元年鄭伯克段
于鄆段以不義得衆公弗能制終欲制之畏人之多
言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所欲也故不稱國討
而書曰鄭伯益交譏之也夫仁人之親愛其弟非徒
富貴之而已亦必爲之節之也富貴而不爲之節使
之驕慢陵僭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適所以害之
耳故詩稱鄭伯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而春秋書鄭伯
克段正謂是歟夫克者勝敵之辭以勝敵之辭加之
則段之強可知矣段之強由辨之不早辨也日有食
之穀梁曰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

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巧曆所能窮也而春秋記以爲異者蓋先王克謹天戒因以正厥事則日之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書曰日有食之而其辭若有食之者蓋所以歸咎於人事而不以常數爲不足畏也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郕大鼎以歸公弑隱公而鄭伯會公于垂以璧假許田則魯之亂鄭伯成之也不書爲內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一也而書之異詞內外之分然也三年夏齊侯衛侯

胥命于蒲胥命蓋若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有五命之類是也齊衛敵國莫爲命主故曰胥命也至治之時諸侯述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哉然葵丘之會不書命何也蓋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實爲命主故不書命蓋不與其擅命也其他若及宋之類義例甚衆并前書所問皆未能曉畧賜䟽示乃至願也浼瀆左右徒用愧畏惟先生誨人不倦未拒絕之幸甚

寄伊川先生書

論西銘

某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

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正謂此耳西銘之書發明聖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

渠也其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爲如何

伊川荅書

附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

老幼及人理一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
愛無差等本二也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
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
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則使人推而行之
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荅伊川書

示諭西銘微旨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承訓誘也幸
甚幸甚其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
乃若有得始知為學之大方是將終身佩服豈敢妄
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所論謂西銘之書以民為同

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者所
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
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
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
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
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所
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親疎遠近各當
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

平也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益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相去阻脩未緣趨侍以請畢餘教茲為悵恨耳

與楊仲遠書

得所惠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區所望而吾子所當勉也甚慰甚慰道廢十年學士大夫汨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莫知以為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俗習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為流俗詭譎之行以是為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先帝睿聖方將大有為而遽有凶變如此固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即位務在寬民一時聚斂之臣遷謫殆盡東州民吏如釋重負息陰休迹而遇清風也幸甚幸甚不知吾鄉亦覺如此否司馬君實已作兩府甚慰

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師君王
或未作歸計非晚當作書勉之令就學也某苟祿如
常賤吏冗職無補於萬分而舊學日廢以此易彼孰
得孰失

二

近日不審爲學何地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
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
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
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益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
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

後可以漸進俛俛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
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其迂拙之學無
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孜孜
不已宜爲後生豪俊之所憫笑而乃過爲吾弟之所
取信故尤區區不敢嘿也惟亮之

三

辱示高文用意精深益見好學之篤也夫養氣之道
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莠莠之傷助之長則揠
之而稿矣其說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柰何與
夫助之長者又何辨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慎擇

也夫以天廢人，以人滅天，固不可也。然養氣者不廢人，不滅天，則天人猶兩立矣。烏覩所謂合一也哉？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伯夷求仁而得仁，子貢以是知孔子不爲衛君，其言正謂讓國而發。至於天下視之爲去就，則伯夷非求爲此也。烏得以此爲求仁之効哉？是猶未免以迹論也。生之爲性，未有過也。告子論生之所以謂之性，則失之矣。老氏之有無，佛氏之色空，蓋將明天下至曠，非有人物之異也。老子以有生於無，又曰有無之相生，是不

知有無一致矣。正蒙謂象爲太虛中所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卒陷於浮圖。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山河大地正指物言之也。若謂指物言之可也，則浮圖見病之說不足非矣。此與佛氏以心法起滅天地，更當究觀所謂心法起滅天地之旨，未易以一言攻之也。更詳味之如何，或有未盡無惜，疏示。

四

寄示雜論用意精確，益見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夫克己者，楊雄所謂勝己之私是也。反身而誠，則當體而足無所克也。故前書論反身與克己異意耳。更詳

考之告子知生之謂性而不知生之所以謂性故失之非生之謂性有二說也特告子未達耳乾之六爻有臣位坤之六爻無君位夫乾之九二雖曰有臣位然君德也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天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其此之謂乎用是求之則乾坤君臣之位可推而知也某在此雖多事亦時得開卷間於經史頗有論著并所講乾坤義無惜錄示冗迫書不能究

五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爲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者皆能如孔子必至五十而後知耶蓋孔子之所知殆不止此也宦學之餘試一思之如何

六

諸子之學折諸聖人猶望洋向若其辯自屈也儒佛之論造其極致則所差眇忽耳其義難知而又其辭善遁非操戈入室未易攻也雖橫渠之博辯精深猶未能屈之爲城下之盟况餘人乎置而勿論可也要當深造而自得之則其辯自見矣近日治經讀史如何家居既不爲外事湮汨諒湏精到也或有論議寄示爲幸先生書錄去某到此未暇開卷西廳稍寬曠有園亭足以自適旬日事漸定計可溫尋舊學也冗迫不能盡萬一

與楊君玉書

久別不審爲况何如比得足下書辭旨超邁慨然似有志者甚慰甚慰夫君子之學求仁而已孔子之徒自子貢以下其說有未聞者而吾子自謂知之其所造遠矣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願加好焉則異日所進未易量也某諸况如昨無足念者未間千萬加愛

與林志寧書

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亦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見告尚遠高論暑毒切冀自重

寄程二十三書

明道先生子汝陽簿

自去年夏曾奉問并穎川書一角及得吾友遞中附到八月書乃知未達不審此書竟能達否某正月盡離鄉四月初方到官所牧司事稍簡不至廢學然彭城士類凋落友朋絕少索居終日無過門者不聞道義之益恐逐默默浸為庸人深可憂畏追思在穎之樂進趨文席退講所聞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游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惟希力學慎愛

二

為別倏兩年窮居寡便郵置安否之間彼此曠絕傾

念之至每 夢寐邇日不審起居何如某到官逾月矣人事尚 過此漸可道尋舊學汝陽亦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來告尚遠高論暑毒切冀自重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

書二

與鄒堯叟書

名夔劉執中婿

遞中伏辱賜教并以詩見酬辭精旨遠深用欽服非
君子篤於故舊何以及此幸甚幸甚仍審秋涼起居
萬福又良慰也某窮居下邑與世不相聞出無所之
行無所從閉門一室聊以自娛俯仰几席之間游泳
乎詩書之淵雖鄙鈍無所得然與世之競紛華冒聲
色以昏聾其耳目者較之其亦足樂矣惟是不親師
友之訓於中不無歉然也未涯趨會切希爲國自壽

與楊孟堅書

相去之遠不及朝夕趨侍款奉談論中懷歛然每以爲恨欽慕之至不能去心夏熱伏審尊候起居萬福吾丈以高才盛德宜在顯位以澤吾民久沉下僚不副輿論然清時引年五福兼備蟬蛻囂塵之中俯仰泉石之下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富貴而不知反者有間矣此固哲人之所榮非常俗可到欽羨欽羨詩二篇輒免左右辭鄙意陋不足以游揚盛美徒有累乎高明耳慙悚慙悚

與吳國華別紙

元祐丙寅

朝廷議更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往往前輩喜攻其非然而真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說眩惑學者耳目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畏學者失其故步將有匍匐而歸者矣國華爲士人依歸欲何術以開後進乎幸明告我庶警不逮

答吳國華書

辱賜教伏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諄復詢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闕

者也安敢自附爲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夫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爲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爲聖而孟子鄙之曰馱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譽以爲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爲孔氏徒者皆不顧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爲其亦紛紛繞繞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

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
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爲好辯况今去孟子千有
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
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
已爲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爲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
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執其以爲
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某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
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譏訕竊謂於
國華忝爲同道故妄肆狂瞽瀆聞于左右非敢攻人
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

論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之惡是必譽天下之人爲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由漢以來爲傳道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槩謂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辛鹹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爲知味者謂淄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

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爲字說此爲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大戾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爲佛寺其徒有爲僧者則作詩以獎就其志若有羨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馱舌之人也王氏乃不審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爲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辯則亦惡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群書某故謂其力學溺於

異端以從夷狄其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母謂其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至觀越之都望其郭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謂知越而未盡若夫將適越而比其轅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爲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王氏所行皆比其轅者也尊佛老爲聖人是指吳爲越也惡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稱

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也而士亦惡用知道爲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其雖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敢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上則其不敢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其始之未聞道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其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旣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爲應科舉者

言也人行急辭不逮意國華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答

前書云云初無勝慮而長者以爲然某復何言哉謹當承教耳知道之說考繹前言竟未能諭道之不明久矣是非不同殆非筆舌所能盡也吾徒各當勉進所學以要其成庶乎異日其必有合矣何由展奉一盡所懷

寄俞仲寬別紙

閩之八州惟建劍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

風雖士人間亦爲之恬不知怪某嘗竊悼之恨世未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廣諭曲譬使少變其習近得吉甫解惑讀之隱然有得於吾心然尚恨其說似猶以利害告之也若以利言則多男多憂蓋古語有之非特今日也孰若以理論之使民曉然知有不可爲之義則庶乎其惑可解矣吾郡五邑此風惟順昌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小人暴殄天理悖侮人義至身陷大惡而不知省且爲父而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爲孰謂人而爲之乎某比乘舟過境見有赤子暴屍洲渚間爲

烏鳶食者惻然感之有泚吾顙竊惟仲寬仁民愛物
出於誠心計未有以此言聞于左右者故輒及之蒞
事有間衣冠之士儻或相接願以至言諭之使少變
一二莫大之福也狂瞽之言何足仰裨高明萬一徒
用增愧耳

某軟懦不立迷方之學無以趨今而望古益遠常愧
自畫爲士君子鄙棄每思得朋游共學前引後驅以
進其不及而所寓乃在乎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
大夫罕至其境鄉黨之與居旦暮之與游不過田夫
野老與夫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辯析聲病爲科舉之

文耳以是而求道幾何不見笑於大方之家比因經
由得接教論若將引至於道者使駑鈍之質增激懦
心慨然知聖學之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
甚迫於之官不得款奉徒深歉然耳因風幸時見教
乃所願望

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留意學者甚幸好德
云何有意相從否邑令帥諸生詣門嚴師之禮自近
年以來未有如此者固有道者之不宜辭也某亦有
書勉之矣

與俞彥脩書

名表仲寬子

某昏蔽之久無以自發幸蒙君子不見鄙外曲加獎引猥賜示問過自損抑若將有求者某何以當之所諭方寸之間暗浪時時間作此病豈獨公耶蓋學者通患也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而後能况餘人乎苟未至七十則猶須操而後存也故孟子論不動心之道亦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持之曰無暴則是雖孟子猶不敢任其自爾也雖然忘之不可也助長又不可也其用力固有在矣循是充之使吾習中浩然則暗浪豈不自息歟浼瀆高明非敢謂足以資足下之所須姑欲取正其是非耳言之是耶固願與朋友

共之或未中理幸明告我庶警未悟其愚無似無過人器識又學未優而仕爲世界羈纏堅白未能萬一於古人而磨涅不已幾何而不至於溜磷歟從游之徒又無箴規磨切之益恐遂至於目盲齒豁老死於無聞故每逢學士真儒則愧汗惕息發於顏面豈意足下收憐猶以君子望之幸甚幸甚敢不刻意自勉庶幾不負所期耶未涯良晤馳想何已

答吳仲敢書

承示雜論文高旨遠玩味數日欣然不知登涉之勞

道途之遠也開發未聞者爲多幸甚幸甚然其間於鄙意猶有所疑者若孔子諾陽貨將仕爲無所屈嘗面講之矣此不復論夫屈身以避患君子有之至無義而屈身雖鄉里自好者不爲也况於孔子乎孟子特未嘗罹患耳詎知其不屈耶罹患而不屈卒至於自陷則非明哲也中庸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孟子爲過之則與不肖者無以異何以爲孟子韓子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其意蓋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克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則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矣故以仁義爲定名道德

爲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舍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者亦非也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仁知者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盡道也如仲敢所引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又引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其謂若以道德爲虛位則士依於仁足矣又奚必志於道據於德理於義足矣又奚曰和順道德有可以順有可以志據則道德固非虛位也章

子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而仲敢乃獨責其反於舜使其行合於舜則是聖人之徒也孟子固當進而友之豈獨禮貌之而不絕歟夫原壤登木而歌亦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子者不亦可乎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剝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爲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爲過論

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孟子曰易子而教蓋考之孔子爲然也鯉趨而過庭孔子問之曰子未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他日鯉趨而過庭又問曰子未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陳亢曰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若孔子自教之則鯉之所未學者蓋亦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書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以今言之則羣飲宜不至於殺也然先王之時處民有制故庶人無故不食珍七十而後可以食肉無故而食珍且不可况飲酒乎

飲酒且不可况羣飲乎書稱商其淪喪乃在乎方興
沉酗于酒而武王數紂之罪亦不過乎沉湎則酒之
流遂至於亡天下其禍大矣夫紂爲人君猶以飲酒
爲大惡况凡民乎雖殺之恐未爲濫刑也書曰先時
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先時不及時者其輕重
與羣飲者豈相遠哉而皆至於殺盖先王以爲急而
後世以爲緩者率多此類也仲敢之學發明聖賢大
旨極多固非淺識者所能窺測然朋友講學不可苟
異亦不可苟同當各出所有以爲質庶同趨於是而
後止某之所見者如此仲敢試思之如何果未中理

願詳見教以開未悟

寄翁好德書

前日公皂還舍卒奉問不謹深用惶愧爲別踰月不
審孝履何如伏惟萬福某愚無似加又齒少視公爲
前輩每辱眷遇進之爲執友之游顧何足當自惟直
諒多聞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然至於古人爲學之
大方則語未嘗及也今茲經由因得奉晤語慨然乃
自進於聖人之學非篤信好古其何能爾益使昏懦
之心思自奮勵銳然知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鄙之
不可彊也幸甚幸甚方且進已之有挹公之餘以相

欬助屬之官有期遽然西歸不得從容以盡講習之
樂至今猶以為恨然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
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
趨同所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
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
歸若合符契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
歟要同歸於仁而止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
恨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炙之徒
其聞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歟猶之大匠能
誨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聞者在

彼雖孔子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
力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析字寸
量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去本益遠矣夫至道之歸
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
燕閒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
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於戲道無傳
久矣舉天下皆溺於末習不有豪傑之士孰能自拔
流俗以追聖學若某之不肖豈敢自謂能爾幸嘗側
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竊有志焉尚賴朋游共學左右
提掖相進於此道每得一人焉則通夕不寐喜見顏

面今又得吾好德益知朋友之足望也區區臨紙不能盡萬末間惟力學慎愛

明道行狀計已讀之惟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行狀敘述所以作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致天下泯然莫以爲非也故行狀之末深論吾先生之趨以明世學之失庶幾志道之士有聞風而起者則行狀之傳蓋將以明道非如長者所疑也幸亮之某向亦嘗作哀辭一篇謾錄

去試一觀之如何耳好德閒居與學者相聚勢未能免仲寬禮意勤厚不必辭若於僧寺中得十數人而止如公前日之言固善矣但恐同邑之士翕然從之則公亦不得而拒也使縣庠一空則於邑中事有所未順公更思之嘗許見過尚能如言否非敢望也乃所願耳

答陳子安書

向恃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妄以書勉公爲祿仕重承錄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慙悚所謂君子之爲貧蓋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其竊謂古之爲貧者豈特耕

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
失義雖賈儉可爲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
彊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
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
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
待爲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墻
間之爲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
爲安乎前書招爲祿仕者殆爲此也子安之學究極
聖賢之蘊其所以自謀必審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
堪而不失理義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

而爲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
曰爲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亦未敢聞命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一

書三

與陸思仲書

某愚不肖嘗竊念聖人沒逮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外誘勢利鮮克爲己者幸吾數人稍知自立不役志於俗尚齊驅竝逐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友乃欲削髮爲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起立爲之嘆息也且佛之爲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

然此數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寡矣况如彼何哉是猶以一杯水救一輿薪之火其不勝也宜矣某自抵京師與定夫一本作通從河南二程先生游朝夕粗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墻然亦不爲異端遷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况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即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之仁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非道也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且不能容之則其爲

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斷輪回出死生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死生爲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爲道耶其信然耶夫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之不惑也世之爲佛之徒者將以爲道耶則廢人倫逆天理非所以爲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行謁公門以徼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右無一可者而且爲

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賢者可爲乎吾友智
明志剛於朋游中爲可畏者此不肖汲汲望其成而
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吾於他人復何望歟夫
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士不易乎世者與之
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某於思忖非特一朝燕游之
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其慎思之母以吾言
爲不足聽也子之爲是也內則貽偏親之憂外則干
先王之誅失朋友之望宜速反之無緩區區臨紙不
能盡所懷姑道此布左右伏惟亮之幸甚

謝程漕書

博文

某閩陬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某方竊居下邑
嘗誤辱一言之譽欲召寘學校自惟荒薄不敢承命
以取忝冒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從部吏之末瞻
望烏履碌碌無適時才用方愧懼跋蹠不寧恐明知
之下無以自追瘵曠故不敢輒恃昔日眷遇之私妄
進一言上浼高明豈虞過聽遠示教翰見索鄙文奉
命驚惶榮愧交集夫荆湖望高地重譬之據九達之
衢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蓋銜尾結轍而至明璣翡翠
夜光之璧照乘之珍爲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
資坐市區售奇貨宜無不獲也而搜羅掇拾猶下於

三家之市非務欲兼收盡取不遺一物其何爾乎長沙蓋南北衝會之市區也執事以清名重德簡在君相餘論所及天下以爲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所持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屬之吏負超卓瓌異之才抱其器欲賈於左右者豈一二執往往以疏遜無先爲容者不能自達顧某何人乃獨以經術取知非執事敦大兼容欲盡取於三家之市何以得此乎惠出非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某自少嘗從事於學六經微言雖未能究觀盡識然嘗側聞縉紳先生緒論竊有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

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蓋自謂能窺天人之奧著爲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爲士大夫譏評訛笑用覆醬瓿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之聖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至於韋編三絕况其下者乎某用是於易雖欲自進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學易者貴有得於象意之表而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譏評訛笑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所容措蒙索他文謹錄古律詩序記合一編冒獻玷浼清視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上毛憲書 名漸字正仲

某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篤專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爲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三代以來風聲氣俗興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竊嘗窺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下亶亶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郊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

夷至于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挫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術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鬪天下之諸侯歛爲已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不知去况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徒多見戮辱故宏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

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與敗輟脫猶
不忍改轍二犯清議則蹈鈇伏鎖而不悔終漢之社
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
士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愜然如秦人視
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
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
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
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爲世
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
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

所守自若也某竊觀仁宗皇帝承祖宗遺烈綱紀法
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然詠仁而蹈德
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爲寬大而其卒也縱弛
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勵精爲治練核名實而奉承
之吏多夫其旨類皆以苛察爲明哀歛爲功其極也
慘覈少恩主上即位盡蠲前弊而昔之慘覈者往往
變其舊習勉爲寬厚以自媚于上者不可勝計也恭
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在二聖世方慘覈不矯激以
赴功俗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不爲世變
所移是真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

軌躅者其何能爾某閩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矣今茲使旆按臨某也實爲部吏幸得摠衣斂板朝夕進趨于左右自惟碌碌無可稱者而遽辱一言之知在愚賤疎逖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狃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輒詳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昔景慕之意以爲請見之資進之退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寄毛憲書

始聞湖北溪洞寇邊將臣失於制禦或恐使旆當有湖北之命一方小警固不足煩經路然公之威德素

爲邊民信畏旌馭一行使朝廷無南顧之憂亦非小補也某嘗謂邊事之興多出於饗功幸利之人媿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爲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綏之則豺噬豨勇于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劫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某愚無知不能曉時事然自少游四方竊觀當世公卿賢士大夫爲不少矣然未見憂國如家視民如赤子有如公者此正朝廷今

日寄委之意也然溪洞之民恃險爲奸非一日也必欲加兵盡誅之則正猶馳韓盧搏蹇兔於穴中雖有疾足無所騁也更願縻以歲月無急近功要足以安馴服之而已夫致人而不致於人爲主而不爲客亦兵家常勝之道也識淺智昏暗於事機何足以上裨高明然自以爲辱大君子之知而意之所欲言者不敢不自盡耳浼瀆清視惟仁明矜察幸甚

上提舉書

某聞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乎上有道其本在乎明善誠身而已某愚無似雖未能明

善誠身竊有志焉不幸迫於窮空故未及信而仕徒苟升合之祿以自活然一邑之中有民有社休戚繫焉又不得如古之抱關擊柝者之無責也其自視歛然懼終無以取獲乎上方罪戾是憂尚何望治民之效哉恭惟閣下以清德重望爲時顯人當朝廷更法造令之初遴東賢才出將使指而閣下首被其選則明天子所以眷倚之意何如哉下車之初某幸得從部吏之末瞻望烏履與聞謦欬之餘論高明之見洞照幽隱而不以賢貴自挾詢謀博訪務盡下情凡所以丁寧教戒者無非以民爲念非篤厚仁人以天下

之重自任其何能爾哉某退而私自喜幸曰閣下之盛德兼容如此某雖愚無似不足以取獲乎上亦庶乎有賴以自全也既而察吏相與言曰閣下之務盡下情如此法令有疑而未安者可不自盡哉疑而匿情非所以事大君子之道也某私竊識之近承州符錄準使命應舊係代各人役未滿而募充者例不支錢此於法有疑而未安者故不敢不自盡也某不能周知十邑之利害寧鄉之請如此是必寧鄉可行也瀏陽之民未罷役以前而雇人代充者皆月計其直然每有踰期不償而至於理訴者時時有之官既罷

役矣而彼自願充則又安肯復與之直推之人情萬無此也夫募役者亦豈有他意哉爲利而來耳既不與之直則誰復願者若今取諸舊役者則官既罷其役矣而又使之出其直則是昔之放罷皆罔之也使代名者不願而求去則如之何勢須彊之彊之雖從而匱乏者無資以自給則勢不能久也而遂至於逃亡則如之何必以刑加之如是得無駭民乎然朝旨自有明文特爲鄉差未滿者設耳代名之人法所不載不惟於理勢未安於前後敕旨亦自有妨幸加明察如寧鄉可行則行之他邑使各陳其可否然後徐

審處之莫大之幸也如郴州議保正長不支錢此固元豐舊法行之可也然什伍之法蓋兆於治古之時而元豐保正之役其實三大戶也既使之輸錢又使之充役則免役之名浮矣元祐之間果於罷去而不疑者特藉此爲說耳故朝廷更法之初指言不得用保正長者蓋亦懲此說也今又議不支錢恐非朝廷始意且不能使元祐議法者無辭也某竊謂不若計其歲雇之直蠲減所出役錢爲善耳夫建議不支錢者其意不過欲寡取於民也某不能周知一路以長沙一郡計之所敷之數比元豐舊額固已十蠲其六

七矣元祐差役自二百五十畝以上充弓手大抵十年兩役也計其雇直則十年所出無慮二百千以今法言之有田二百五十畝十年所輸才五十餘千耳其爲法豈不優哉方之元豐所蠲如此較之元祐其利又如此雖取之何傷也又奚必銖銖計其多寡哉某愚不自量妄以狂瞽之言聞于左右是即著龜之神以自取瀆耳何足以上裨高明萬一然惓惓之情不敢不自盡者蓋以爲事大君子之道義當如此也惟仁明察其愚誠未加妄言之誅則幸矣冒犯威嚴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代人上王令書

某嘗謂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廁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爲美也三旌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

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塗脅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某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窮閭陋屋轂迹昧昧不敢輕爲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來宰是邑下車臨政未旬浹間民吏肅清不敢爲奸某私竊自幸以謂君子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當自庠術始某幸爲士則教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仞以俟進退之命

非敢求聞于左右也始以爲後日請教之資耳

代人上江令書

士以贊見先達之門者三太上爲道其次爲禮其下爲名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資之以爲仁此爲道者也今之守令實古之諸侯爲其士民者有古君臣之義以臣見君此爲禮者也飾竿牘之勤借齒牙之論欲以取重於時此爲名者也爲名者君子恥之而滔滔者皆是也其昏懦不肖自視無以取名然亦不願乎名之過實也其才質之下固不足語道然竊嘗有志焉恭惟執事高才盛名聞于四方某

也承下風而望餘光久矣今茲來吾邑某幸隨諸生奔走車塵轍迹之間得聞警欬之音粹而盜背溢於所聞多矣下車蒞政而老奸宿吏下至編戶細民無不風動某也託迹封域之間日被德化夙昔爲道之志其庶乎得伸於今日也故敢輒書所志冒進于左右然未知執事將哀其志而進之耶將以昏愚而棄之耶俯伏門牆進退俟命

與張秀才書

某辱書勤懇似有求者稱道過當皆盛德所宜辭非老拙者敢當也慙悚慙悚某齒髮向衰自惟陳腐背

馳之學無以仰追特好每逢學士大夫不敢輒出一語自取譏笑不意足下惓惓乃爾得無過愛者妄以溢美之言欺左右乎不敢當

與翁子靜書

可中會佛於一蓋心傳自到之學其在辟學者翕然從之其所與獨以子靜聖任爲稱首古人從師必見其可師焉而後從之既得其傳則終身守之不可遷惑也某比往還京師見凡與子靜游從者皆道子靜之言意某居之安自信之篤無復有疑者前書云云乃爾是豈真疑之耶其過自損抑而姑爲之說耶

此區區所以欲有言而未敢也某竊謂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嶽知其可以託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揜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其知所以學矣世之所謂善知識者皆自謂與諸佛齊肩矣付之以天下之任未知果能爲禹稷否孔子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苟道不足以濟天下皆過也子靜試以其自得者

隱之於心而安措之天下而可行則雖聖人復起不
吾易也夫何疑之有有仲素行急作此辭不逮意

答李杅書

良佐足下某愚不知方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
居毫聚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
俗故膠口自絕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犬馬之齒
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
士大夫之所憫笑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
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過情雖名世有不敢
當者 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

愧汗踧踖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厚意不可
以虛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
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
復道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
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
分乃在乎善利之間則爲堯舜者亦力於爲善而已
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論顏淵之學則曰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
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堯堯
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

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後倦者其叙不可誣也若灑掃應對則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為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灑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某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艱於執筆辭不逮意幸亮之

答呂敦智書

某嘗謂舜跖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足以取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為跖之徒也幾希足下乃獨切切然以明善為急其度

越世人遠矣勉而卒之無怠而止焉則其終爲舜之
徒也必矣所示問其旨已具李君書此不復言取而
觀之可也幸照亮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一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二

書四

與游定夫書



春初至建安曾託志寧附書計塵聽覽爲別滋久瞻
系之至旦夜不能忘夏熱不審起居何如某自衢買
舟渡江沿淮入清河過呂梁百步凡五十有二日始
達彭城東南風波之險所歷幾盡幸而舉家幼累各
安差足爲慰彭城古郡僻寂達官顯人不至其境頗
無將迎之勞而民事又簡雖弊司有庫務兼局之多
然出納有時亦不至勞力尤稱養拙也在鄙心爲可

悔恨者特去親遠耳其他無足念者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惟冀爲道自重

二

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初四日交承職事彭城風物質陋與吾鄉大異幸有魚稻鶉雉之類足以充食故南人處之差爲便耳太守王大夫名寬厚頗有愷悌之風屬吏之幸也某離家將半年思親之懷日甚一日其情意若不可堪不知愈久何以處之定夫官期猶一年思復必常相聚講學之樂何可量但欽羨耳志寧曾來相會否企仰高論無日忘之惟數以書見教

庶足少慰鄙心暑毒千萬珍衛

三

某窮居習閒久矣乍爾蒞事不無應接之煩然義所當勉亦不敢苟且自墮事有間即讀易然無朋游共學相與講明每有所疑徒切瞻企耳去年相別時定夫亦讀易計須精到有便願以所得見教不宜有吝也蓋吾儕所學旣與世背馳朋友數人又各南北切磋之益以待面求亦無及矣公宜亮之固不敢嘿嘿亦當有免問以取質左右也吾友閒居從游者必多所得有人否其質有可進者宜切誘掖之不當以彊

聒爲恥也弊鄉二楊與舍弟欲親炙席下果然否幸
加驅策區區非紙可盡

四

主上睿聖方進退大臣以興復太平之功元豐丕績
計指日可望政令一新但恐疎愚無以奉承耳學中
長貳爲誰近不聞報蘇季明向除博士曾到任否京
師非食貧之地公聚口頗衆度其勢能久居否趨舍
之方宜審處也

游守太學博士得此書即
求補外蓋紹聖改元也

五

易傳後序顯道爲之某跋尾已削去不用前年在京

師與顯道議云先生亦嘗有意令門人成之故其敘
述如此蓋舊本西人傳之已多惟東南未有此書欲
以傳東南學者不敘其所以恐異時見其文有異同
不足傳信也與顯道初議如此恐此書方秘藏未敢
出示人或未安更希示諭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某
初亦疑此語細思之如繫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
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易與性命爲二也乾之六爻初
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若此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
於理似無害更思之如何

六

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怪之論皆歸之以爲訕笑今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漸衆殊不可曉也先生語錄傳之浸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真者某欲收聚刪去重復與其可疑者公幸閒居無事可更博爲尋訪恐有遺失聞朱教授在洛中所傳頗多康侯皆有之俟尋便以書詢求異時更相校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後學不爲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

與鄒至完書

竊惟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便嬖近習之

私迎意而取悅未有姦邪讒佞欺負之徒投間而亂其聰聖度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爲上爲德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迪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爲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舍此宜無足爲者公之道學究極天人之蘊某之所知蓋公之所厭餘者安能上裨高明萬一然愚鄙嘗辱一盼之私故輒自竭惟寬仁不罪其狂瞽乃幸也

與劉器之書

向承垂示許丞易義其用意精深自成一家之學伏

讀之久開發多矣然鄙意猶有疑者復卦義曰怒惡之使也東方之情也元善之長也東方之德也善惡之分吉凶始焉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一本於中則怒不可獨謂惡之使也怒而中節是謂達道而遂以元怒爲善惡之分亦恐未可也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出怒不怒蓋以救世非脩身之道也脩身則致虛守靜不可以動動則有怒有怒與仁違矣某以謂誠者合內外之道成己乃所以成物也謂不可以脩身而可以救世恐無是理脩

身不可與仁違治天下獨可與仁違乎顏子不遷怒非無怒也不遷而已是謂中節此顏子所以脩身也而孟子以禹稷之事與之謂之易地則皆然蓋救世脩身本無二道故也故大學論治天下國家必始於正心誠意孟子則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皆是意也夫物我異觀不能通天下爲一正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之不可長也又曰孟子四十不動心顏子之年未至也是未以不動心與顏子也又曰顏子復禮以存心故其靜也仁是以仁與之也公孫丑問不動心孔子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孔子曰若聖與仁

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不動心告子之所易以孔子不敢居者與之而不與告子之所以易者恐似不倫也又曰孟子之言不動心也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方以不動涉動者也不動則專氣致柔復以自知而已動則養氣以爲馬知言以爲途也孟子論知言養氣乃不動心之道所以異告子者恐非專爲涉動也又曰顏子之所養夜氣也孟子之所養旦氣也夜氣不存則於旦氣乎何有旦晝之所爲有以梏亡之則夜氣亦不存矣但深考孟子之言則其義可見恐所養不須離而爲二也古之好學者必就有道而正焉其不敢自

謂好學至於就有道而正焉此心不敢忘也故輒布所聞取正於左右如未中理願詳見教

答陳瑩中書

辱示華嚴大旨辭義精奧得所未聞幸甚然此書昔嘗讀之雖未盡解要之大略可見其論布施也至於剗心剔髓而不吝此其用心廣矣來書所謂其施也不欲狹其濟也不欲寡豈不信然歟然某每讀孟子書至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爲之未嘗不憫其爲人也原其心豈有他哉蓋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橫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語也

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爲病君子不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顏淵閉戶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章明矣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子有任其責者自惟愚鄙無所用於世雖閉戶可也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

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樣轍而已蓋謂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竊意賢知者過之則道終不明不行矣而欲來者之無過或恐未能也所謂仲尼無言顏子有言考之吾儒之書不知所自荒蕪之學欲質於左右者非一二事願無惜見教以開來悟

二

康節先天之學未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其蓋嘗玩之而陋識淺聞未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

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况敢議其是非耶以公之精識貫通古今於先天必能洞見之矣願疏示一

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某亦不知其說夫自八卦重而爲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贊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爲二說皆深所未諭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贊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繫辭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忘象真孔子之學耶無由面承東望徒增企仰耳

三

辱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據精博極儒佛之奧使蔽陋者與聞焉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意有疑者敢不以請繫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貴之彖曰柔

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雜賁之所以爲文也白賁受色者也賁無色色色者也惟有質爲能受惟無色爲能賁爻之辭曰白賁而卒乃曰賁無色斯謂之普融可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者之事而已謂之會色歸空吾儒之書或恐無此意也孟子曰固執高叟之爲詩也則爲詩猶有得失焉爲之如高叟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爲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二南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在其中矣恐不須他求也顏淵三月不違仁非由仁者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矣故以復之初

爻當之復之初復之未遠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矣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至於堅冰而後辨則鮮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此二爻以禹稷顏淵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也夫乾一變而爲姤五變而爲剝坤一變而爲復五變而爲夬復者陽之來而剝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故剝窮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剝者其乾之終乎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道以至于于此耳故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

曰女壯勿用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冰至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終末如之何也巴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久也其初裴延齡未用也不於未壯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爲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於庭豈不晚乎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以是而處昏上亂相之間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於其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與坤初六異矣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而其卒也有疑陽之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自姤至剝陰之進極矣坤順而又止剝之所以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爲之而况於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剝言之者蓋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至剝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邦之興喪繫焉惟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矣况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姦凶而授之柄卒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此故也後之治剝者可不監之哉至於夬則

陽之進極矣君子衆而小人獨其決之易矣然疾之已甚亂也故堯隆夫夫雖中行僅無咎而已未光也况過之乎當是時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爲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此處夫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輒及此以取實左右高明以爲如何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四

康節先生某少嘗聞其風矣每恨不及見洛中諸嘗從先生游者皆略識之亦嘗見其子問之俱莫能傳

其所學萬一也前書所疑雖蒙諄諄誨愚陋終未能曉夫八卦有伏羲文王之辯於經無見也天下至賾存焉豈人私智能爲哉康節之言必有稽也索隱之士宜知其所以然者恨未得親叩之耳乾南而坤北離上而坎下位不同也自乾左而至震一二三四自坤右而至巽八七六五本宮之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坤一艮二坎三巽四數不同也以爲未嘗同默而識之可也位與數相爲異同著明如此安得無說乎自羲農以來更六七聖人所因習者八卦而已六十四卦之名未有也其制器尚象乃有取於十三卦者則

義農之世卦雖未重而六十四卦之用已在鑪錘之中矣特其名未顯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用是言之文王之易固具於伏羲畫卦之初文王能因而重之不能有所加損也乾坤屯蒙之序意必文王爲之孔子序卦特釋其義而已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於易不見其端倪所謂文王闡其門而拒其出者文王闡之康節闡之此來書中語其數其義必有可玩而習者矣凡此皆某所深疑而未諭也願略疏示使得稽其門叩其鍵而入則爲賜多矣太玄之書昔嘗讀之雖未竟其義而其略可識也子雲潭思潭天三摹而

四分之極於八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當期之日又爲踦贏二贊以盡餘分之數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泰初曆相應其取數似與易異矣其爲書蓋欲自成一家初無意於贊易也考諸解難之文可見矣夫易之六十四卦八卦相錯而成也玄之有方州部家則各有分域矣不可相錯也故一而三之自三而九又三十之爲二十七終於八十一而玄之首畢矣八十一家又離爲三以極三玄之數方州部各三之爲九又三之爲二十七家此一玄之數也以次比之不可相易

贊辭自一至九配麗五行而日星節候分布其間皆有成數恐其書特易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世之治曆者守成法而已非知曆也自漢迄今曆法之更不知其幾人未有不知曆理而能創法也求玄於曆理之內亦恐未足以盡玄之妙更深考之併以見教近得溫公太玄論閱之皆先儒所共知者其隱蹟不著之事殆未可窺其蘊也溫公之學篤於自信雖論語亦有未然者非其深造自得隱之於心而不疑不輕以爲信真善學也與世之耳濡目染遂以爲符者有間矣然子雲溫公之學與語孟之書其遠近

淺深必有能辨之者不可誣也夫溫公自孔子而下獨謂揚雄爲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夫雄之言以孟子不異於孔子則其尊孟子也至矣溫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爲知道而於雄書亦未盡信也夫衆言淆亂折諸聖自漢田焦費氏之學興而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異說益滋易之微言隱義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子而已其嘗用是學易以謂孔子之已言者當詳說而謹守之其未言而不見其兆者雖略之可也

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至其論易詩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藏與易之詩易之書易之春秋之類切恐聖人復起未能不易其言也譬之觀奕必以李劉爲信法言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切自比於孟子夫孟楊之自任重矣由漢而來士以李劉望之非一日也李劉亦來書語今其書具在疑而未信者如此則後之視今又惡知不猶今之視昔乎學者審其是而已於疑信尤當慎擇也然某於雄昔嘗疑之重蒙誨諭

繼今當力求之以補前過未由展悟一挾蔽蒙東望徒增惓惓耳

五

孟子之書世儒未嘗深考之故尊之者或過其實疑之者或損其真非灼知聖賢之心未易以私意論也世之尊孟子者多失其傳非孟子過也而遂疑之亦過矣近見一書力詆孟子之非恐非有所授難遽以口舌爭也謂鬼以道無由展奉一盡區區

六

惡詩非敢自偕于賢者之作厚意不可虛辱故勉強

繼之重蒙稱與過當徒用增愧先生有德齒之稱也
宜施於前輩如某之不肖徒有犬馬之齒耳輒以見
稱何也恐聞者以爲失言使老拙者重爲世所訕笑
繼此幸削至懇

七

德齒之說前書盡之重蒙以師說見諭三復來貺益
用慙惕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
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行皆不足以
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
翱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翱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

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爲乎苟其道未足以達
財成德則雖欲爲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况其下
者乎某愚陋齒髮已衰矣而未有聞焉蓋孔子所謂
不足畏者方且拘縻升斗之祿未能從黑髮之士重
以承教左右而反以見謂是豈當然乎哉非公樂
與人爲善務欲搜揚隱伏何以有此將使清和之士
不終爲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蓋古聖賢之用心
也第恐設之不當徒有累於高明耳幸亮之臨紙愧
汗言不能究

八

先天圖得太極所生自然數非人私智所能爲也昔未嘗見幸得一觀此非堯夫不能知也蒙示法養觀與相見乎離辭異旨同開發蔽陋多矣幸甚世之昧者妄以狂瞽無稽之言眩瞽學者方自以爲得惡足與論此執然杜順集此不涉華嚴一字束以二門謂足以貫六經之旨可謂能說約矣然不知所謂二門者於經何施也願更開示以警未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二

